

生/活/随/笔

野草的智慧



李锡琴

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不谙世事的孩子，可曾思考过，看上去纤弱的小草，何以会有“野火烧不尽”的生命力。其实，未必每个成人也都去用心观察思考过，比如我。

一段时间，我在露台菜园里，不停地与一种野草作你死我活的搏斗，这才观察到它差点败给我的原因，让我所具备的智慧大受其辱。

工人从城外运来新土，倒进菜园，没两天，就看见三五株嫩黄色的草尖穿透泥土露了出来。开先，我没管它，有土便有草，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。可没等我栽的菜秧活过来，嫩黄的草尖已转绿，并以蒸蒸日上之势头直往上长，叶片株形近似韭菜，却呈黛绿色。

野草稀稀拉拉没几根，且大都为独生，不成丛。我每每见了就用指尖捏着没韭菜粗的茎，往上拔。那茎也太脆，一用劲就断，断了也好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我家那位生物老师借机给我讲课：植物叶子里有一种绿色小颗粒，叫叶绿体，它在光合作用中，为植物生长制造营养物质；叶子上有气孔，像动物的鼻孔和嘴巴，让植物呼吸，并将呼吸进入的气体扩散到植物的各个部位，满足生长的需求……

生物老师讲得很专业，也很细致周全，让我颇受其益——我拔断了野草茎叶，等于切断了它的食粮来源，掐断了它的血脉管道，扼住了它呼吸的喉咙。妥妥的，它是绝对绝对的活不成了。于是，我见一根拔一根，歼灭战的胜利者必定属于我。

可我真是太天真！

那野草不但没减少，反而越拔越多，密密匝匝地争相生长，似在挑衅。

我开始怀疑我对生物老师所讲知识的理解。我似乎发现，被我拔起的每一片草叶，都像孙悟空拔下的一根毛，轻风吹过，都成了一群泼猴儿。

城里的泥土非常珍贵，我得保卫我菜园里的每一粒土。

没问生物老师给学生讲“光合作用”时，是否同时告诉学生“斩草除根”的谚语。事实证明，那草茎实在太脆，光靠拔，起不了根，于是，我找来小铲子撬，决不把根留在土里。

这一撬，才发现野草越拔越多的奥秘——埋在

土里的不只有根，还有籽，少的有一粒，大多为两粒，甚至还有三粒、四粒的。连在一根缝衣线般大的根须上，每个籽差不多有枣子核般大。不用生物老师讲，这籽里贮存了丰富的营养，即使茎叶被拔又何妨？甚至，你拔了它，等于刺激它更快地发出新芽，一个籽一株，三个籽三株……我的个天！

发现了野草与我作战的策略，我兴奋又愤怒。之后，每次下铲，我都往深处插，小心起土，生怕把某一粒草籽遗漏在土里。有的太深，撬起时用力过猛，以至于将钢铲撬弯。不大的一块菜地，我持续搏斗了好几天，连茎带籽的俘虏装了大半桶。

我以胜利者的身份站在菜地里，却摆不出胜利者的姿态，反而开始对我的敌人生出敬畏之意。我变换了十数次关键词进行搜索，在网上找到了类似我的劲敌的图片，说它叫香附子。

香附子还有梭梭草、野韭菜等别名。它开花结果像稻穗，它的根系非常发达，难以彻底铲除，被列入全球十大恶性杂草之一。我的个天！因为我斩草及时，没见它开花结果。原来，它为自己备了明暗两条生存之路，另外，那易脆的茎叶，应该也是一种逃遁的智慧。

人类自认为大脑最发达，智慧最高明，列为灵长动物之首。其实，自然界动物也好，植物也好，很多都有着超人类的智慧，一是看你是否有观察发现，二是看你是否愿意放下人类高傲的头颅去师法它们。在我的菜园里，还有很多酢浆草，先说紫花酢浆草，花粉紫色，美艳极了，可不结果，是怕坏心眼的人采了花没法传宗接代吧。于是，它在围绕根部长了一盘类似于果实的鳞茎，数十成百粒或有余，你想除掉它，却总要遗漏几粒在泥里。

我在农村长大，小时候只是把它们割了背回家作猪草或作牛草，从没有用心，也不懂得去观察与思悟。直到现在，才发现这些看似纤弱的野草们非凡而伟大的智慧。

我开始反思，人世芜杂纷繁，人生所要经历的，远比香附子与我之斗艰难复杂，那么，我们为自己的生命预设了几条逆袭的通道呢？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新/作/者/

化龙桥的文艺范



高华

多年以前，过年时看彩车游行，是化龙桥的孩子们最期待的文艺大片，特别对“车么妹”和“蚌壳精”的表演印象深刻。

一座迎春牌坊立在化龙桥华村，高耸如城门，上面写着“欢度春节”。这是游行队伍的起点，上午十点，人头攒动，扎在人堆里的孩子新衣窸窣窸窣地响，围着“车么妹”和“蚌壳精”装模作样，眼里燃着一把火。

街边高悬的大红灯笼，昼夜通红。把舞台搬到卡车上，是展示企业丰富雄厚的文艺实力，唱响时代的劲歌，也是对父老乡亲的新年慰问！

铜锣鼓鏗然爆响，彩旗招展，人群沸腾。“车么妹”“蚌壳精”站在马路中央，十字步交叉步，一颤一甩，彩绸柔如云雾缭绕。紧随大头娃娃、叉伞、丑婆，踩着鼓点亮相，开肩抖胯猫步，齐唰唰、齐唰唰！

“车么妹”手把栏杆，娇立。在艄翁划船动作下翩翩起舞，花脸作逗。“车么妹”男扮女装，擦着胭脂粉，粗腰系一红裙，裙边滚一道嫩绿黄花边，上身红绸半衫，袖口领边扎了指拇宽的睡莲梅叶型图案，脚踏藕瓣散开的绣鞋。黑红脸上，粉也盖不住的黑，更挡不住他俏皮的笑。

“蚌壳精”双人舞。身披霞彩，竹篾编的蚌壳，一圈无骨软边，配上粉色绸，一开一合，煽情呼吸。渔夫一旁站立，手执渔网，戴斗笠，背鱼篓，左逗右试，冲进去拉蚌壳精回家煮饭。不料，手被软边骨夹住，好不容易抽出，痛得打转，不停地甩手，大人孩子狂乐。有趣的爱情情节，巨大的视觉冲击和震撼带来的快乐，是那个时代真实的春节，有年味，又有文艺范。

“车么妹”在清朝末年叫小车舞，又叫划彩船，车灯，跑旱船。“蚌壳精”起源于民间传说，年轻小伙以打鱼摸蚌为生，娶不上媳妇，便创造了神仙妹妹蚌壳精，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小院鹃花(外一首)

含笑鹃花沐日光，
清晨漫赏觅诗行。
黄莺欢唱春之曲，
新岁迎来乐满堂。



程崇梁

篱边即景

日照篱边花映红，
挥毫写入画屏中。
微风缕缕轻吹送，
淡淡清香透绮栊。

(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)

风/过/耳

不敢写李庄

今年三月，我有幸去了一趟李庄，回来以后却迟迟不敢动笔了。这次的李庄行，对我的成长和触动都很大。不仅仅是走出去再回来那么简单，也不仅仅是李庄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，牵动一个人的思想与情感。还有志趣相投的一群人的一路相随相伴，共同参与的欢欣、感动与释然。

我为什么迟迟不敢动笔写李庄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历来以人文富庶见称的川南宜宾，为保护和薪传中国知识的命运，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。宜宾有两个地方值得世人永远铭记：江安和李庄。很遗憾这次因时间关系，没能去江安。留个念想，下次再去，没有什么不好。

初识李庄给人一种历史、科学、建筑、考古的气质。她高贵中透着单纯，静穆中显出伟大，温婉中尽显复古。李庄得以成就这番壮丽，必然离不开李庄的乡绅们，离不开考古学家、甲骨文专家、语言学家等众多大师曾在此生活过。离不开中央研究院、中央博物院、中国营造学社等多家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曾经云集于此。

没有李庄乡绅全部身家、身心供养，中国知识分子这张“宁静的书桌”，就无法安顿下来。在纯朴的李庄，梁思成完成了著名的《中国建筑史》。同大生物系的童第周，在这儿进行着令英国科学史学者李约瑟惊叹不已的“金鱼实验”。

“宁静的书桌”以自己的方式，回馈着李庄的人民。作为一枚知识浅薄的小白，担心对李庄的理解不够深厚，而亵渎了战火中那一方宁静的书桌，如何安放知识和良心？

我迟迟不敢动笔写李庄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原本计划去之前读一读《林徽因传》，却因史铁生的《一个人的记忆》就此搁浅。后来从李庄回来，我也想明白了。之前有读过林徽因的《人间四月天》《窗子以外》《蛛丝与梅花》《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》等。她的坚韧与独立，在智力上和心灵上都非常出众，林徽因最重要的身份不是女作家、女诗人，也不是一个美貌女子，而是一位女性建筑师。虽然她的这个身份几乎被丈夫梁思成的光芒所掩盖，但是她的不非与传奇，历史记得，李庄记得。

《一个人的记忆》在哪里不是记忆呢？既然如此，我将记忆一一跃然纸上，铭刻于心，也是对李庄的尊重与想念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散/文/诗

写给母亲



石子

磨

一条枯藤上的丝瓜络。
母亲被时间的铁白磨得又薄了一层，又矮了一分。

我纳闷，为啥她的皱纹越磨越沟壑？眼神，越磨越迟钝？白发，越磨越木然？

喊我乳名的声音，越磨越微弱。

我仿佛听见铁白研磨的嚓嚓声，越来越细小，越来越幽深……

母亲节

回家，把几缕白发的光芒储存起来，照亮远行的路。
抢两口袋唠叨，发酵成酒，陪伴自己的孤寂。

回家，在母亲满脸的褶皱里，做一条游鱼，跃出儿时的水声；

在她干涸的眼里，寻找往日的炊烟，淡去，直到虚无。

妈妈——，妈妈——

让自己花香四溢的喊声，回旋在母亲越来越背的耳朵里；让自己的身影，植一根手杖，扶住母亲的风烛残年。

母亲节，我看见母亲弓起的脊梁，越来越像泥土里父亲隆起的那道背影。

扳河

母亲正在与乳腺癌拔河。
站在母亲一方的，有做手术的刘医生，还有他的助手与护士，当然还有手术刀、麻醉剂，甚至手术室明亮的灯光，温暖的空气。对了，还有我这一首小诗。

曾经哺育过我们的乳房，那生命的源泉，被癌细胞蚕食。

母亲铆足劲，背负生命的纤绳，与癌症抗衡。

母亲咬紧牙关，忍住撕心裂肺的痛，把黑白无常赶走。

迷迷糊糊中，母亲呼喊谁的名字？谁在和她一起加油，从乳腺癌手中争抢那朵生命的菊。

(作者单位：璧山区委党校)